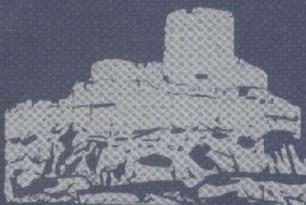


Alexandre Dumas

# 基督山伯爵 上卷

[法国] 大仲马 著 周克希 译



LE COMTE  
DE MONTE-CRISTO

014004737

1565.44

176

V1

译林出版社

译林出版社  
北京一七一信箱 100085  
北京一七一信箱 100085  
北京一七一信箱 100085

Alexandre Dumas

# 基督山伯爵 上卷

[法国] 大仲马 著 周克希 译



1565.44

176

V1



北航

C1692116

译林出版社

7678003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基督山伯爵 / (法)大仲马 (Dumas, A.) 著; 周克希译. —南京:  
译林出版社, 2013.8

ISBN 978-7-5447-3159-1

I. ①基… II. ①大… ②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 
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78784号

基督山伯爵 (上)

书 名 基督山伯爵 (上)

作 者 [法国] 大仲马

译 者 周克希

责任编辑 孙 峰

责任校对 张 萍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译林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电子邮箱 [yilin@yilin.com](mailto:yilin@yilin.com)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83

字 数 1221千

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3159-1

定 价 78.00元 (上、下册)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## 译序

大仲马(1802—1870)以戏剧创作开始文学生涯，后又撰写历史小说赢得盛誉。他最有名的小说，当数《基督山伯爵》和《三剑客》。

他在自传性质的《杂谈录》(1860年)中，提到《基督山伯爵》的诞生经过。1841年，大仲马重游意大利，在佛罗伦萨住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他几乎每个星期六都到热罗姆·拿破仑·波拿巴亲王府上做客。拿破仑一世的这位弟弟，托大仲马陪他儿子同游厄尔巴岛。1842年6月28日，大仲马和十九岁的小亲王抵达费拉约港。他们想找个狩猎的去处，当地人推荐了基督山岛，说这座岛上有成群的野山羊。两人都不曾听说过这座荒岛。小岛的名字引发了小说家的无限遐想，他向亲王提议先乘船绕岛兜一圈。亲王对大仲马的提议感到很惊讶：

“就算把基督山岛的地理位置弄清楚了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”

“我会写一部小说，书名叫《基督山岛》，作为我有幸和您同游小岛的纪念。”

1843年大仲马回到巴黎。出版商贝蒂纳和普隆同时找上门来，劝说大仲马像欧仁·苏那样写一部以巴黎为背景的当代题材小说。原来，从1842年6月起，欧仁·苏的社会风俗小说《巴黎的秘密》在报上连载并大获成功，因此出版商对这类题材的长篇小说很感兴趣。大仲马想起了自己对年轻的拿破仑亲王的承诺，决定写一部小说，主人公就叫基督山伯爵。他在《杂谈录》中写到，最初写作提纲是这样的：

“罗马有一位非常富有的贵族，自称基督山伯爵。有一位法国年轻人在罗马遇险时，伯爵出手救了年轻人的性命。而他所要求的回报，是请年轻人在自己去巴黎旅游时，给他当向导。

其实，他说的旅游，只是个借口。他去巴黎，是为了报仇。

基督山伯爵在巴黎期间，寻找到了仇人的行踪。他年轻时被这几个小人陷害，冤入狱达十年之久。

他依靠拥有的财富，实现了报仇雪恨的夙愿。”

然后，大仲马听取写作助手奥古斯特·马凯的建议，决定花相当的篇幅去写“主人公唐戴斯和梅塞苔丝的爱情，那些小人对他的出卖，以及唐戴斯在伊夫堡的狱中生活”等情节。这样一来，未来的小说大致分成了三部分，故事分别发生在三个城市：马赛，罗马和巴黎。

这时，大仲马在曾任巴黎警署档案保管员的珀歇的回忆录里，看到了一个复仇故事。拿破仑专政时代，巴黎一家咖啡馆的老板马蒂厄·卢比昂和三个同伙，出于嫉妒跟刚订婚的年轻鞋匠弗朗索瓦·皮科开了个恶意的玩笑，诬告他是英国人和波旁王朝复辟势力的奸细。皮科当即被捕，从此音讯杳然。他被囚禁在戒备森严的费内斯特雷尔堡监狱，直到1814年拿破仑被迫退位、流放厄尔巴岛以后，才从待了七年的监狱获释。由于同狱的一位意大利神甫在临终前把遗产留给了他，他出狱后去意大利拿到这笔遗产，变得非常富有。他化名约瑟夫·拉尔谢回到巴黎，得知当年的未婚妻听说他的死讯后，嫁给了害得他家破人亡的仇人卢比昂。他随即去卢比昂的家乡尼姆，化装成意大利神甫，从一个名叫安托万·阿吕的人嘴里，套出了卢比昂三个同伙的名字。他返回巴黎后，进了卢比昂店里当伙计，着手实施复仇计划。不久以后，卢比昂的一个同伙尚巴尔被捕死在艺术桥上，短刀插在死者身上，刀柄上写着：第一个。皮科物色了一个获释的苦役犯，让他伪装成富有的侯爵，娶了卢比昂的女儿为妻。随后皮科又放火烧了卢比昂的咖啡馆，并杀死了那第二个同伙，遮盖尸体的黑布上写着：第二个。卢比昂夫人伤心过度而去世。皮科被卢比昂识破身份后，手刃卢比昂报仇雪恨，但他也被在场的阿吕刺死。阿吕逃往英国定居，直到1828年临终前，才向神甫说出事情经过。神甫将记录交给巴黎警署保存，所以珀歇得以看到存档的案情记录并写进回忆录。

珀歇的回忆录在他身后才出版。大仲马读了这个写得很平庸的故事后，敏锐地觉察到，“这只其貌不扬的牡蛎，含着一颗有待打磨的珍珠”。他根据这个素材，构思了整部小说的轮廓。鞋匠皮科在小说中成了水手唐戴斯，故事的背景也改在风光绮丽的马赛港。大仲马不愿意让小说中的冤狱发生在拿破仑帝国时代，于是把故事的时间往后挪到王朝复辟时代，让唐戴斯成为波旁王朝冤狱的受害者。皮科的那几个仇人，则从市井平民变成了七月王朝政界、金融界和司法界的显要

人物。

为了写作这部小说，大仲马去马赛重游加泰罗尼亚渔村和伊夫堡。他的脑海中，酝酿着一幕幕场景：少年得志的唐戴斯远航归来，与美丽的加泰罗尼亚姑娘梅塞苔丝举行订婚仪式；法老号的会计唐格拉尔和姑娘的堂兄费尔南（即后来的德·莫尔塞夫伯爵）串通一气，写信向警方告密，诬陷唐戴斯是拿破仑党人；当时也在场的裁缝卡德鲁斯曾想阻止他俩这么做，但终因喝得酩酊大醉而不省人事；喜庆的订婚宴席上，宪兵突然闯进来带走唐戴斯；王室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唯恐泄露家庭的秘密，昧着良心给无辜的唐戴斯定罪，把他关进伊夫堡阴森的地牢；他在狱中遇见意大利神甫法里亚长老……

法里亚神甫确有其人，他出生在葡萄牙，成为神职人员后，先后在法国南方城市和巴黎任教，讲授哲学和催眠术。夏多布里昂曾在德·居斯蒂纳夫人的沙龙里见过他，并在《墓畔回忆录》中用讥讽的语气提到这位法里亚。大仲马借用这个并无多大作为的神甫的名字，塑造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小说人物。小说中的法里亚长老，俨然是集人类智慧于一身、为祖国统一而奋斗的意大利志士，他掌握着一个天方夜谭式的宝藏的秘密。正是这位法里亚长老，把唐戴斯造就成一个知识渊博、无所不能的奇人，并且让他得到基督山岛上的宝藏，成为了富甲天下的基督山伯爵。

皮科的故事纯粹是个复仇故事。大仲马笔下的基督山伯爵，却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俨然是正义的化身。昔日的船主莫雷尔有恩于他，于是唐戴斯出狱后首先报恩，把这位濒临破产的好人从绝路上救了回来，此后又始终关心帮助他的儿女，直至最后把基督山岛的宝藏送给他们。旧时的邻居卡德鲁斯一开始良心未泯，对唐戴斯的老父亲有所照顾，后来由于贪得无厌而谋财害命，甚至潜入基督山府邸行窃并企图行凶，所以基督山对他是报恩于前，惩罚于后，赏罚极为分明。唐戴斯对唐格拉尔、费尔南和维尔福的复仇，是小说下半部中写得非常精彩的部分，大仲马浓墨泼洒，细笔描绘，把他讲故事的本领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。最后，这三个人破产的破产，自杀的自杀，发疯的发疯，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。

小说在报纸上断断续续地连载一百三十六期，历时近一年半。《基督山伯爵》成为马赛的骄傲。马赛城有了基督山街、埃德蒙·唐戴斯街；伊夫堡和基督山岛也成了旅游胜地。

从一个简单的故事框架出发，写出一本洋洋洒洒一百多万字的小说，并且在一个多世纪以来风靡无数的读者，这就是大仲马和他的《基督山伯爵》的魅力。

我读《基督山伯爵》，总有一种奇妙的感觉：它像一部电影，又像一幅画。我常常觉得，如果把《基督山伯爵》拍成电影，那一定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。小说中的人物形象，一个个都活生生地跃然纸上，栩栩如生。人物的性格，也通过对话、行动、心理描写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而那些美丽的景色，也像一幅幅美丽的图画，让人赏心悦目。当然，最吸引我的，还是书中的故事情节。《基督山伯爵》的情节，跌宕起伏，扣人心弦。主人公爱德蒙·基督山，从一个穷困潦倒的青年，变成了一个富有的侯爵，他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。而他为了报答恩人，又如何智斗仇敌，最终成为了一个伟大的英雄。这些情节，让我深深地震撼，也让我对人性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我特别喜欢书中的一段话：“人生就像一场赌博，你必须学会接受输赢。但最重要的是，你必须学会享受过程。”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。是啊，人生就像一场赌博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。但只要我们保持一颗平常心，享受过程，享受每一个瞬间的美好，那么即使失败了，我们也能从中汲取经验，继续前行。而《基督山伯爵》中的主人公爱德蒙·基督山，正是这样一个充满智慧和勇气的人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，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，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，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。这就是《基督山伯爵》的魅力所在，也是我最喜欢这本书的原因。

**上卷**

第 1 章	返航马赛	001
第 2 章	父与子	010
第 3 章	加泰罗尼亚村	017
第 4 章	阴谋	027
第 5 章	订婚宴	033
第 6 章	王室代理检察官	045
第 7 章	审讯	055
第 8 章	伊夫堡	066
第 9 章	订婚之夜	077
第 10 章	杜伊勒里宫的小书房	083
第 11 章	科西嘉魔头	092
第 12 章	父与子	100
第 13 章	百日王朝	107
第 14 章	愤怒的囚徒和疯癫的犯人	115
第 15 章	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	126
第 16 章	意大利学者	141
第 17 章	长老的牢房	150
第 18 章	宝藏	168

第 19 章	第三次发病	180
第 20 章	伊夫堡的坟场	189
第 21 章	蒂布朗岛	194
第 22 章	走私贩子	205
第 23 章	基督山岛	212
第 24 章	炫目的珍宝	219
第 25 章	陌生人	228
第 26 章	加尔桥客栈	234
第 27 章	往事	245
第 28 章	监狱档案	258
第 29 章	莫雷尔公司	265
第 30 章	九月五日	277
第 31 章	意大利——水手辛巴德	292
第 32 章	苏醒	316
第 33 章	罗马强盗	322
第 34 章	露面	352
第 35 章	锤刑	374
第 36 章	罗马嘉年华	388
第 37 章	圣塞巴斯蒂安地下墓穴	406
第 38 章	约会	423
第 39 章	宾客	430
第 40 章	午餐	450
第 41 章	引荐	462
第 42 章	贝尔图乔先生	474
第 43 章	奥特伊別墅	479
第 44 章	Vendetta	486

第 45 章	血雨	506
第 46 章	无限贷款	516
第 47 章	灰斑马	528
第 48 章	意识形态	539
第 49 章	海黛	549
第 50 章	莫雷尔一家	553
第 51 章	皮拉姆斯和西斯贝	563
第 52 章	毒物学	573
第 53 章	恶魔罗贝尔	588
第 54 章	多头和空头	603
第 55 章	卡瓦尔坎蒂少校	614
第 56 章	安德烈亚·卡瓦尔坎蒂	626
第 57 章	苜蓿地	639
第 58 章	诺瓦蒂埃·德·维尔福 先生	650
第 59 章	遗嘱	659
<b>下卷</b>		
第 60 章	急报	669
第 61 章	帮园艺师摆脱偷吃桃子的 睡鼠的办法	679
第 62 章	幽灵	690
第 63 章	晚宴	700
第 64 章	乞丐	711
第 65 章	夫妻间的一幕	720
第 66 章	婚姻计划	730
第 67 章	检察官的办公室	740

第 68 章	一次夏季舞会	751
第 69 章	侦查	760
第 70 章	舞会	771
第 71 章	面包和盐	781
第 72 章	德·圣梅朗夫人	786
第 73 章	诺言	798
第 74 章	维尔福家族墓室	827
第 75 章	会议纪要	837
第 76 章	小卡瓦尔坎蒂的进展	850
第 77 章	海黛	862
第 78 章	约阿尼纳专讯	883
第 79 章	柠檬水	903
第 80 章	控告	916
第 81 章	退休面包铺老板的房间	922
第 82 章	撬锁夜盗	942
第 83 章	天主之手	956
第 84 章	博尚	961
第 85 章	旅行	968
第 86 章	审判	980
第 87 章	挑衅	994
第 88 章	侮辱	1001
第 89 章	夜	1011
第 90 章	决斗	1019
第 91 章	母与子	1032
第 92 章	自杀	1039
第 93 章	瓦朗蒂娜	1048

第 94 章	吐露真情	1056
第 95 章	父与女	1069
第 96 章	婚约	1078
第 97 章	通往比利时的大路	1089
第 98 章	钟瓶旅馆	1096
第 99 章	法律	1109
第 100 章	幻影	1120
第 101 章	蝗虫	1127
第 102 章	瓦朗蒂娜	1134
第 103 章	马克西米利安	1141
第 104 章	唐格拉尔的签字	1151
第 105 章	拉雪兹神甫公墓	1163
第 106 章	财产分割	1178
第 107 章	狮穴	1194
第 108 章	法官	1202
第 109 章	开庭	1212
第 110 章	起诉状	1219
第 111 章	赎罪祭礼	1227
第 112 章	启程	1237
第 113 章	往事	1250
第 114 章	佩皮诺	1264
第 115 章	路易吉·万帕的菜单	1276
第 116 章	宽恕	1284
第 117 章	十月五日	1291

## 返航马赛

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，圣母瞭望塔值班员发出信号，示意有船进港。法老号抵达士麦那<sup>1</sup>后，途经特里雅斯特<sup>2</sup>、那不勒斯<sup>3</sup>返航了。

领港员照例迅即登艇驶离港口，绕过伊夫堡<sup>4</sup>，在莫吉翁海角和里翁岛之间登上大船。

圣让堡平台上也照例很快挤满看热闹的人。在马赛，大船进港自是大事，何况来的是在弗凯亚人古城<sup>5</sup>建造、装备的三桅大船法老号，船主又是当地绅士。

法老号顺利穿越卡拉萨雷涅岛和雅罗斯岛间因火山爆发形成的海峡，绕过波梅格岛<sup>6</sup>前行。这艘三桅船张满中桅的主帆、船首的三角帆和船尾后帆，渐渐驶近港口，但行驶极为缓慢，看似有气无力。岸上看热闹的人都觉着有些不对劲儿，纷纷揣测船上出了什么意外。不过行家一眼便能看出，即使发生意外，也不在船本身；大船行进平稳，全无操纵失灵迹象：铁锚徐徐放下，船首斜桁脱离支索，船已驶进马赛港狭窄的入口。有个年轻水手站在领港员身边，机敏地注意着大船的每一个动作，准确地复述着领港员的每一个指令。

一种莫名的不安，在圣让堡平台的人群中弥散开来。其中一人按捺不住，等不及大船进港，便跳上一艘小艇。小艇向法老号划去，在大船驶近雷瑟夫湾时靠了上去。

年轻水手见小艇驶近，便离开领港员，脱下帽子拿在手里，迎前几步在船舷上俯下身去。

他看去还不到二十岁，身材颀长，黑眼睛，黑头发：那种沉毅的神情，

1 士麦那：土耳其西部港口城市，伊兹密尔的旧称。

2 特里雅斯特：意大利东部港口城市，濒临亚得里亚海。

3 那不勒斯：意大利西部港口城市，濒临第勒尼安海。

4 伊夫堡：离马赛两公里的一座小岛上的城堡，建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时期，后用作关押重犯的监狱。

5 弗凯亚是小亚细亚的一座古城。公元前六世纪，弗凯亚人在地中海沿岸创建马赛城。故此处弗凯亚人古城即指马赛。

6 波梅格岛：地中海中靠近法国海岸的一个小岛。

是从小惯于同风浪搏斗的人所特有的。

“嗨！是你呀，唐戴斯，”小艇上的人大声说，“出事了吗，船上怎么死气沉沉的？”

“是出事了，莫雷尔先生！”年轻人答道，“出了不幸的事，我非常难过。在奇维塔—韦基亚<sup>1</sup>附近，我们失去了可敬的勒克莱尔船长。”

“货呢？”船主急切地问。

“货没事，完好无损，莫雷尔先生，这您可以放心。但是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……”

“他出了什么事？”船主问道，看得出他松了一口气，“这位好船长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他死了。”

“掉进海里了？”

“不是，先生；他是得脑膜炎死的，临终前很痛苦。”

说完此话，他转身朝船上的水手放声喊道：

“全体注意！各就各位，准备放锚！”

话音刚落，船上的十来个水手迅即各就各位；帆脚索，转桁索，桅杆索，纵帆索，绞帆索，各处都已有水手待命。

年轻人的目光在船上扫过，见命令执行无误，便又向船主转过身来。

“到底怎么出的事？”船主继续刚才中断的话头问道。

“唉，先生，事情全然出乎意料！勒克莱尔船长在那不勒斯跟港监谈了很久，起锚离港后情绪非常激动；一天过后，他开始发高烧，三天后就死了。我们按规矩为他海葬，让他平躺在一张吊床上，包裹严实，两头各系一只三十六磅重的铁球，在埃尔吉利奥岛<sup>2</sup>附近葬入大海。我们带回了他的荣誉十字勋章和长剑，准备交给遗孀。他和英国人打了十年仗，”年轻人露出一丝苦笑说，“到头来总算还能和普通人一样死在床上。”

“唉！没办法的，埃德蒙，”船主说话间，神情已颇为自若，“人总要死的，年长的总得让位给年轻的，要不然就没有升迁的机会喽；刚才你说船上的

1 奇维塔—韦基亚：意大利西部港口城市，位于那波利至厄尔巴岛航线的中途。

2 埃尔吉利奥岛：意大利托斯卡纳群岛一多山的火成岩岛屿，濒临第勒尼安海。

货……”

“完好无损，莫雷尔先生，您放心。这一趟来回要是您只估两万五法郎盈利，我看就估低喽。”

这时他见船已驶过圆塔，便大声发令：

“准备收主桅帆、三角帆和后帆！”

命令执行之迅速，如同在战舰上一般。

“下帆，收帆！”

霎时间，所有的帆都降落下来，大船凭着惯性，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地往前滑行。

“您请上船来吧，莫雷尔先生，”唐戴斯说，他知道船主已经等急了，“从船舱出来的那位，是给您管账的唐格拉尔先生，他会把详细情况告诉您的。船马上要下锚了，船上挂丧的事我也得去关照一下。”

船主二话没说，抓住唐戴斯抛过来的绳索，以水手般矫捷的身手攀上船侧的舷梯。唐戴斯站回大副的位置，让那个名叫唐格拉尔的人去跟船主交谈，这时他正向船主走来。

此人看上去有二十五六岁年纪，脸色阴沉，一副谄上欺下的嘴脸。管账的身份本就不讨人喜欢，他的作为更让水手们看不顺眼，大家对他的厌恶和对埃德蒙·唐戴斯的喜爱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“莫雷尔先生，”唐格拉尔说，“您已经知道那件不幸的事了，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，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！他是个正直的好人！”

“更是一名出色的船长，一辈子都生活在蓝天大海之间。以莫雷尔父子公司这样的声誉，只有他才适合担当船长的重任。”唐格拉尔说。

“可依我看，”船主注视着正在指挥下锚的唐戴斯说，“船长不一定得像您说的那么老，唐格拉尔，你看唐戴斯，他干得挺出色，我们不用为他担心了吧。”

“对，”唐格拉尔向唐戴斯瞥了一眼说，眼中闪过仇恨的光芒，“对，他年轻，所以无所顾忌。船长刚死，他也不征求一下别人的意见，就发号施令起来；而且他没有直接返回马赛，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时间。”

“作为大副，顶替船长是他的职责，”船主说，“至于在厄尔巴岛耽搁一天半，

那是他的错——除非这条船出了毛病需要修理。”

“这条船像我的身体一样棒，我敢说也像您的身体一样棒，莫雷尔先生。在厄尔巴岛耽搁这一天半，纯属恣意任性，他只是想到岸上去玩玩罢了。”

“唐戴斯，”船主转身对那年轻人说，“你过来一下。”

“对不起，先生，”唐戴斯说，“请稍等片刻。”

说完，他对水手下令：

“下锚！”

铁锚即刻落下，铁链哗啦啦地向下滑。虽说有领港员在场，唐戴斯仍然恪尽职守，亲眼看着操作完成，然后大声说：

“下半旗，舰旗打结、帆桁放斜致哀！”

“您瞧瞧，”唐格拉尔说，“我没说错吧，他已经自以为是船长了。”

“事实上他已经是了。”船主说。

“您和您的合伙人可还没签字认可呢，莫雷尔先生。”

“哦！有什么理由不认可呢？”船主说，“他还年轻，这我很清楚，但我看他做事尽心尽力，航海经验也相当丰富。”

唐格拉尔的额头掠过一道阴霾。

“对不起，莫雷尔先生，”唐戴斯走近说道，“船已经下好锚了，我听候您的吩咐。”

唐格拉尔往后退了一步。

“我想问一下你在厄尔巴岛耽搁的原因。”

“原因我并不清楚，先生；这是勒克莱尔船长的最后一项嘱托，他临终前给我一包东西，让我转交贝特朗元帅<sup>1</sup>。”

“你见到他了，埃德蒙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元帅？”

“见到了。”

莫雷尔向四周张望一下，把唐戴斯拉到一边。

“皇上好吗？”他急切地问。

<sup>1</sup> 贝特朗(1773—1844)，伯爵，元帅，拿破仑一世的亲信。1815年至1821年间随拿破仑流放厄尔巴岛和圣赫勒拿岛。

“我看他挺好的。”

“皇上你见到了？”

“我在元帅房里时，他走了进来。”

“你和他说话了？”

“是他和我说话了，先生。”唐戴斯笑着说。

“他对你说了些什们？”

“他问了船的情况，什么时候启程回马赛，从哪儿来，装些什么货。我猜想，倘若船舱是空的，我又是船主的话，他可能有意把船买下来；我对他说，我是大副，这船属莫雷尔父子公司所有。‘噢！噢！’他说，‘我熟悉这家公司。莫雷尔家族世代相传，都是当船主的；那年我在瓦朗斯驻防时，有一位莫雷尔和我在同一个团里服役。’”

“对呀，对呀！”船主喜不自禁地大声说，“那是波利卡尔·莫雷尔，我的叔叔，后来当了上尉。唐戴斯，日后你对我的叔叔说，皇上还念着他，你准会看见这个老兵感动得流泪。好了，”他亲热地拍拍年轻人的肩膀，“唐戴斯，你遵照勒克莱尔船长的嘱咐在厄尔巴岛逗留，做得好；不过，要是有人知道你曾把一包东西交给元帅，还同皇上交谈过，你怕是会受牵连的啊。”

“先生，我怎么会受牵连呢？”唐戴斯说，“我根本不知道带的是什么东西，皇上问我的那些问题，他见了别人也会那么问的。哦，对不起，检疫站和海关的人来了，我可以过去一下吗？”

“当然，亲爱的唐戴斯。”

年轻人离开了；等他走远之后，唐格拉尔又凑上前来。

“嗯！”他说道，“看来他有充足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在费拉约港<sup>1</sup>停泊啰？”

“理由非常充足，唐格拉尔先生。”

“那就好，”唐格拉尔说，“看到一个同事没有尽职，心里总不好受啊。”

“唐戴斯很尽职，”船主说，“这事不用再说了，是勒克莱尔船长命令他在岛上逗留的。”

“说起船长，他没把船长的信转交给您吗？”

“谁？”

1 费拉约港：意大利厄尔巴岛上的港口城市。